

《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倾情奉献

 中国经营报
China Business

GO BEYOND BUSINESS

突破极限

—— 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

唐清建 主编



这里记录着新营商环境下的创新与变革，这里关注着商业变革与旧商业秩序的冲突——这里倡导新的营商秩序。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GO BEYOND BUSINESS
突破极限

—— 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



唐清建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突破极限：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 / 唐清建主编.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207-823-9

I. 突… II. 唐… III. 商业管理-研究-中国

IV. F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1813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8号中雅大厦11层

电话：(010)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赵 琪

技术编辑：田建华

责任校对：孟赤平

787mm × 1092mm/16 17.5 印张 22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978-7-80207-823-9/F·695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唐清建

1972年生，河南南阳人，现为《中国经营报》特稿部主任。从业8年来，两度获得中国产业报协好新闻一等奖。

麦克卢汉说，媒介使人自恋和麻木。这位新闻界先师圣贤的预言正在作者身上“变现”，但稍有不同的是，他自恋并不麻木——为文但求一句新；笃信“文章本天成”；常常“做着记者的活，想着总理的事”；天命理想主义；自信新闻有我更精彩。

《突破极限——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忠实地记录商业环境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输入新的元素。

我们“使新闻变得像故事一样吸引人”，我们的深度不是通过一篇长文章来体现的，我们的深度就是成千上万的事实。

我们“使新闻具有睿智化的商业思维”——用我们的分析工具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为读者提供睿智化的思维路径。

责任编辑：赵 琪

营销策划：毕凤萍

校 对：曹秀梅

联系我们：中国经营报社出版部

咨询电话：010-88469257

电子邮件：chuban@cb.com.cn

封面及版式设计： 田 杰 华
tanaga3@sina.com

序

重构商业新秩序

卓达集团董事长 杨卓舒

商业秩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着进步的秩序，仅从商业秩序就可以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不仅如此，商业秩序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构成这个社会全部经济基础里面最核心的、最富活力的一部分；还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进步过程中都离不开新的商业秩序的建立、巩固和完善。商业新秩序的本质是保护先进生产力，而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个社会就不会有根本性的进步，这是个常识。

要建立先进的商业秩序，或者我们称之为商业新秩序，就必须得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新的商业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商业秩序的建立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顽强不息的生长过程，是一个不可扼杀的过程，所以它表现出一种强大的新生事物不可战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上层建筑，或者是上层建筑的巨大改革、变革也离不开商业新秩序对它的巨大推动作用。

唐清建先生编著的《突破极限——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最后确定其价值恰好就在这里，因此说这是一部有着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有着深刻思想、足以引发人们思考的一部商业秩序类的力作。这一部应运而生、关于商业新秩序的著述，也可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读本。

所以称其为应运而生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走向世界经济循环的过程中。20余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要求建立新的商业秩序，这也是巩固和保卫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制度措施。

我国现在的经济秩序状况是新生的、富有活力的、积极的、进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正市场经济的经济。还有与之相伴生的另外一类经济，那就是以国有体制

为主体的公有制企业。这两类经济形态在现行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相互依存，但也有矛盾、冲突和斗争。

以国有制及公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其背后是政府过多的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在国际竞争当中一个常识，那就是任何一国政府不得以政府的形式资助或者变相资助本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因为任何一国政府以任何方式对其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企业的支持都导致这种有序竞争被破坏，从而使市场不能产生公平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企业竞争如此，在一国之间更是如此。我们通常所讲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中国企业要求政府像对待外资企业一样来对待自己本土的企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求政府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没有这种一视同仁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新的商业秩序，而呼吁建立新的商业秩序其价值或者其第一价值也恰恰就在这里——政府退回到自己该坐的位置上去，把市场、把竞争交给企业，适者生存。

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走向进步、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相应的改革，就必须调整、让出、均衡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过程是艰难而又痛苦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最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将丧失。

商业新秩序，在一个社会进步过程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人首先要吃穿住行，这种利益机制驱动着人们去追求商业利益。在追求商业利益过程中，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然要求一种公正、一种秩序、一种平等。

所以秩序干系到每一个工商个体户、每一个私营企业、每一个大的私营企业集团乃至全社会所有经营者、生产者，甚至包括消费者的利益。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必然会受到来自权力，来自既得利益的阻挠，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利益。新商业秩序建立的过程，既是充满艰难同时又是不可抗拒的渐进过程。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新的商业秩序呢？我们国家目前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但是如果不从国家的高度来主动推动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最终受损害的是国家利益、是全民利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给新商业秩序以足够的空间，新商业秩序就将成为这个社会最稳定的力量、最积极的力量、最富活力的力量、最具向心力的力量，而这正是一个政权长期存在、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反之，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建立这种新的商业秩序，就等于拒绝改革、拒绝开放、拒绝向国际接轨，就等

于我们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代价所争得的加入 WTO 的机会将被白白的葬送掉，因为没有这种新的商业秩序，我们就不可能和国际经济接轨。

中国社会各种隐忧同时并存，一大政治任务就是稳定。要稳定，首先必须经济稳定，经济稳定即全民稳定，全民稳定即天下稳定，天下稳定即政权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也代表着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由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同、利益的获取方式不同、利益的占据多寡不同，尽管从理论上，并且实践也将证明新商业秩序从根本上代表国家利益。但是，国家要想做到主动建立这种商业秩序还必须做出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对国企进行改革。国企固然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 60% 以上的任务，但是国企却占据着整个中国经济当中 95% 以上的资源，和其所消耗的资源相比，它的贡献率是非常低下的，其平均贡献值甚至不及民企的二分之一。因此说，改革国企是建立新商业秩序的第二个必然。那么，第一个障碍就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没有这种重新分配，没有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不回到自己应该回到的位置上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新商业秩序就建立不起来。

建立新商业秩序的第三个条件就是法制，全社会的法制。新商业秩序可以视为商业领域里的法、准则、规则，一个社会的法制水平是不可能孤立地看这个社会的法律条规。而应该看这些条规赖以产生和实施的社會条件，这些条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商业新秩序，而这种商业新秩序恰好是各类经济法，乃至民法、刑法，在经济领域里最有效、最有力的基础，最强有力的支点。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试想，在一个秩序混乱、没有规则或者照潜规则行事的商业经济环境当中，有什么样的法制能够得以贯彻呢？所以一个社会的法制条件，同时又为这种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前提，而新商业秩序又对这种法制的最终贯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不能设想，一个法律意识淡漠，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没有基本的法律常识，不尊重最基本法律规定，这样单体的个人或者企业公民，能够在商业领域里遵守新的商业秩序，或者主动去建立这种新的商业秩序。

商业秩序建立的第四个前提条件就是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诚信体系可以视为商业秩序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仅以诚信为例，如果没有主观上的诚信，行为上就不可能有诚信。当然，如果仅仅有主观上的诚信，没有客观上的诚信能力，这种诚信也同样是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怎样讲，人们的文化素养、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于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并且能够把这种商业秩序贯彻执行下去，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文化环境不是一般书本上的说教、不是一般以运动形式自上而下的强制地灌输，而是源于经济生活并和生活又密不可分的，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

带来幸福、带来智慧，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的文化氛围。

我们社会正在提倡建立诚信体系，可以断言，没有诚信体系，就没有新商业秩序；没有诚信体系，中国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加入国际经济循环。诚信有一半是能力，有一半是主观。讲精神因素这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这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其中包括道德、包括信仰、包括价值标准、审美取向等等。而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大量的垃圾文化充斥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深刻的文化领域里的拨乱反正，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甚至赤裸裸有害的东西被奉为经典，被奉为行为准则，成为一种大众的心态。

新商业秩序是大众的秩序，是大众的利益所在，因此也是大众必须参与的，而解决大众的问题是离不开文化的。所以，建立新商业秩序就必须在文化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开展文化重建。现在国内不仅学界、教育界在热炒国学，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作为中国传统优良文化，商界（我们讲的是大商界，包括实业界）一些人也在极力鼓吹儒学，似乎有了儒学、有了国学就可以有了新的商业秩序，甚至取代新的商业秩序，这是无知的，因为儒学也罢，国学也罢，本质上是反现代经济的、是反法制的、是反秩序的，也是反民主的。以此为例，国家应该在文化重建上下功夫，它不仅干系到新商业秩序的建立，而且干系到一个国家的向心力、创造力、凝聚力，它也是综合国力里一个重要的指数。

Contents

目 录

序 重构商业新秩序

第一章 外资中国新趋势

第一节 凯雷并购徐工：外资蚕食中国产业 NO. 1 调查 /002

西方舆论对此评价说，徐工完全出让控股权的改制模式，成为国际资本“检验中国政府改革大型国企决心的试金石”。

第二节 “洋水务”中国谋局 /026

深谙中国的苏伊士集团此次收购也仍旧是“暗度陈仓”，用其下属的合资子公司——中法水务来完成此次扩张，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隐藏在背后。

第三节 房地产调控：外资博弈“不设限” /035

中国在 2002 年取消外销房、内销房的区别。自此，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87 个成员国中少数几个对房地产投资没有限制的国家。

第四节 “卡位”文化市场：外资开辟中国“第二战场” /044

这类项目的运营周期往往和地方政府的执政周期吻合，都是 3-5 年，很符合中国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的需求。外资往往利用地方政府的渴望心理，反复压价，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第二章 中国规则潜行

第一节 围猎“中国需求”：我们的谈判砝码丢了 /056

中国钢协图谋的并不是几个点的价格涨跌，而是要突破垄断暴利集团对“中国需求”的任意掠夺，寻求建立一个国际铁矿石贸易的新秩序。

第二节 中国汽车关门“逼”狼：到了讲战略的时候了 /066

一些外资企业投资上百亿元，只拉动二三百人的就业。这对于人口众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方政府来讲是以牺牲大利益，换取小收获。

第三节 中国标准受阻之后 /075

中国标准从定位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发起者不是以产品市场推广为目的，而是为了利用其标准，与国际标准组织做技术交换。

第三章 商道新走向

第一节 国学：中国式商道“新外衣” /088

国学选择精英、高端、窄众的普及方式和传播路径，是否与互联网时代自由、平等的精神以及国学复兴的愿望相悖？

第二节 “萨班斯法案”中国命题 /100

当经济主体可以预期的“犯错成本”远远低于他可能获取的经济收益时，他就会有充分的动机和激励去冒险，中国资本市场遭遇的正是这一危机。

第三节 “逆向淘汰”警示：创新者的脆弱 /107

“成功谁保护、失败谁帮助”，这是创新企业最为关心的话

题。就第一个层面来说，邓国顺和他的朗科已为我们做出“令人不安”的诠释。

第四章 新经济谋变

第一节 互联网精英转型：草根颠覆？/120

如果说张朝阳、陈天桥代表了互联网商业化的成功，是互联网 1.0 时代的代表；那么芙蓉姐姐、流氓燕等的出现则代表了互联网开始在草根层面带来真正影响，她们是草根传播 2.0 时代的开端。

第二节 盛大转型幕后 /131

从商人到企业家，只是一个身份的差别，但这正是陈天桥这位“少帅”所最为关注的。“财富是手段，而不是目标”。用这样的商业逻辑来看待转型之中的陈天桥也许更为明朗一些。

第三节 TD-SCDMA：一个创新样本的启示 /139

政府在想企业的事，企业则在想政府的事。政府部门盲目“与国际接轨”，推出一些先进技术为标准，这会限制企业的发展。而企业总想推出自己的标准，并努力使之成为国家标准。

第四节 高新产业忧患 /150

在对企业的扶持上，韩国政府紧紧瞄准了一个点——三星。目前，我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太过面面俱到，不能够重点突出，到头来“大家都不解渴”。

第五节 捍卫“首富神话” /160

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正是依靠各国政府强力的政策扶持，光伏产业才得以高速发展，因此，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

第五章 改革新方向

第一节 四川“第一商业贿赂案”幕后追踪 /170

王德军栽了，栽在了公权力的便车上。辉煌一时的王德军最终也没有逃离一个转轨时期商人的宿命：成功之际，往往是失去自我之时。

第二节 垄断降薪“一小步” /179

垄断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接近 5 倍，差距最大的为石油行业，个别企业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差距接近 100 倍。

第三节 “新农村”河南试验：“蚂蚁啃骨头”开口 /188

帮助贫困农民树立信心的不只是政府部门。针对那些没有配套资金发展生产，连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的贫困户，目前一些企业正在进行一对一的帮扶。

第六章 医改新实践

第一节 “宣威模式”调查：寻找新医改方向 /202

以政府为主导的“宣威模式”，似乎成为解决中国人“看病贵”的一块“试验田”，专家们对此的诠释是，新一轮医改终将走上政府主导的轨道，但这并不意味着退回计划经济时代。

第二节 医改剑指“特殊利益集团” /212

这是一个“下改上不改”的改革。从卫生部到省卫生厅、市县乡卫生局，没有一个十分对口的行政隶属单位，有时候上面发文件下来，都不知道该送给谁。

第三节 把脉“过度诊疗” /221

在利益驱动下，医院竞相争取“过度诊疗”的利润空间，

引发了医院之间的“医备竞赛”。这给医疗设备产销商们带来巨大市场的同时，商业贿赂的阴魂也如影而至。

第七章 企业家宿命

第一节 中国富豪非正常死亡幕后 /232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企业家来说，机会多，诱惑也多。现在的企业家往往是白手创业的第一代，他们往往更倾向于抓住每一个创富的机会，而很少考虑自己身心成本的付出。

第二节 赵新先被拘真相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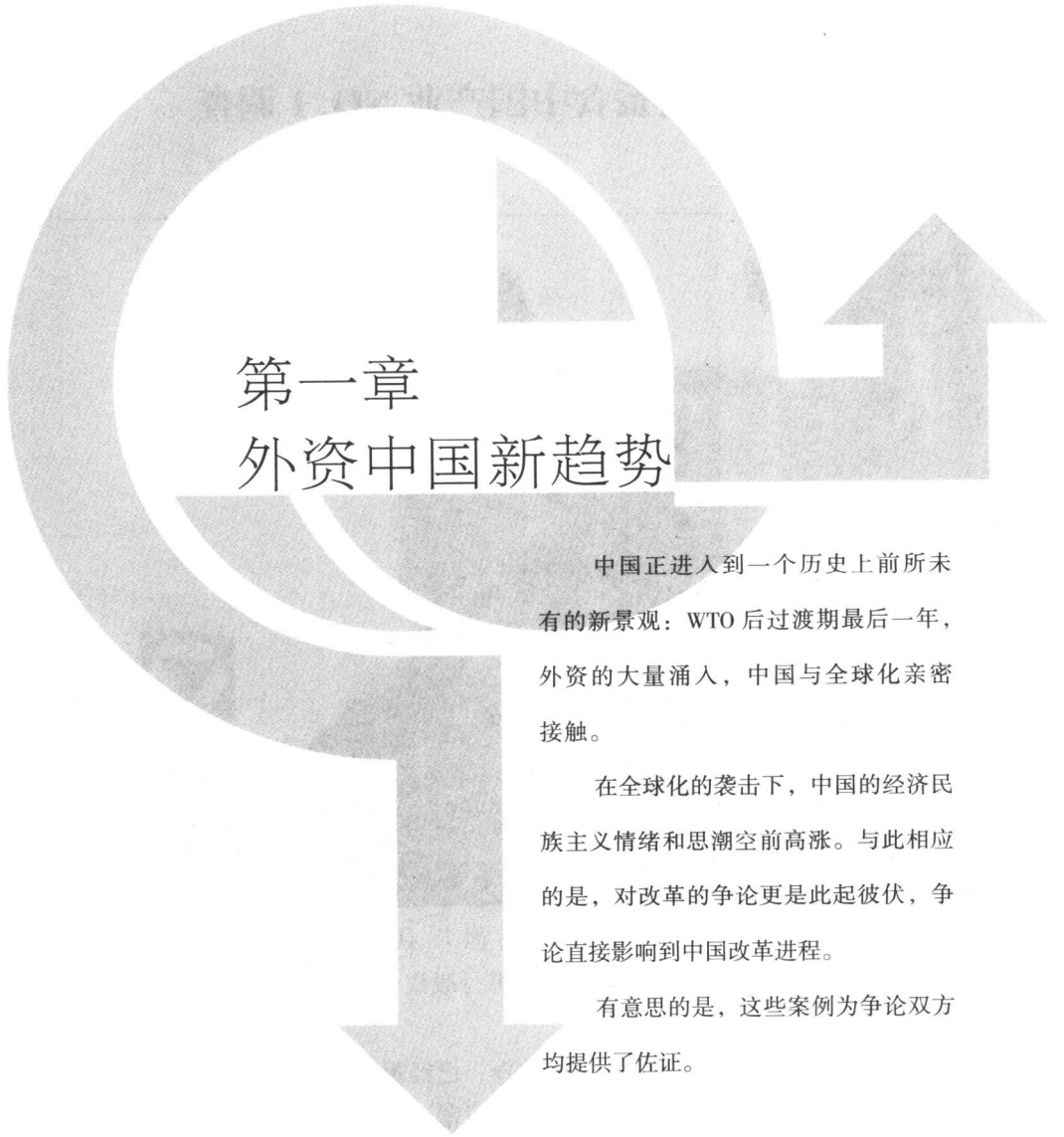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不正视历史，我们很快又会看到第二个、第三个赵新先倒向路边——60岁上下的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还有不少。

第三节 公权力之殇 /253

在公权力发动的这起“超限战”中，民营企业家何国钧的身影却显得那样“势单力薄”。赤膊上阵的他们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人一桶泪，一人一身伤。”

跋 新秩序的宣言书

主笔感言



第一章 外资中国新趋势

中国正进入到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景观：WTO 后过渡期最后一年，外资的大量涌入，中国与全球化亲密接触。

在全球化的袭击下，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空前高涨。与此相应的是，对改革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改革进程。

有意思的是，这些案例为争论双方均提供了佐证。

第一节

凯雷并购徐工：外资蚕食中国产业 NO.1 调查



2006年10月17日，徐工机械子公司S徐工（000425.SZ）发布相关公告称，凯雷投资入股比例从85%改为50%；S徐工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凯雷投资承诺的交易价格将不会改变。

这个被业界称之为“收购新方案”的文卷，已经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2006年被闹的沸沸扬扬的凯雷收购徐工案，暂时告一段落。

这些外资大鳄是怎样把中国产业的NO.1一步步蚕食？他们的中国意图到底是什么？“国退洋进”之后，他们的现状如何？本文详细解读。

本文主笔：杨利宏 参与报道：赵 刚 陈恩挚 夏银丽

Research

调查

中国第一制造“曲线救国”幕后

2006年1月，国际资本大鳄凯雷集团（以下简称凯雷）并购徐工集团（曾经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制造”，以下简称徐工）的方案已通过了江苏省国资委

审批，商务部和证监会的最终批复通过也指日可待，历时三年的徐工改制尘埃落定。西方舆论对此评价说，徐工完全出让控股权的改制模式，成为国际资本“检验中国政府改革大型国企决心的试金石”。

徐工在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时称，“徐工改制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业内人士则将凯雷控股徐工机械（徐工机械作为徐工的改制平台，与徐工集团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意义看成“由此或将掀起一场国企改制的‘新洋务运动’”。

“对赌”之下的“蚕食”路线

位于徐州金山桥开发区的徐工总部，2006年初开始就全都忙于一件事情：制定和分解年度的全面经营预算。2006年的预算不同寻常，将直接关系到徐工在年底能否拿到并购方凯雷承诺的全额1.2亿美元“对赌”资金。

2005年10月25日，徐工与凯雷签署“战略投资协议”，凯雷注资3.75亿美元，获得徐工机械85%的股份，徐工集团保留徐工机械15%的股权。后经双方商定，凯雷承诺先以约人民币20亿元收购徐工集团持有的徐工机械82%股份。但双方在凯雷以多少资金增资徐工机械2.42亿元资产（约占徐工机械3%股权）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出台了一个“对赌协议”，约定如果徐工机械2006年的经常性EBITDA（利息、税项、折旧、摊销前的收益）达到约定目标，则凯雷出资1.2亿美元溢价收购2.42亿元资产；若徐工未能达标，则凯雷仅出资6000万美元。

“这是国际资本市场上通行的做法，目的是为了激励被并购一方的经营团队，但今年给我们的压力确实很大。”徐工集团改制主要负责人、经济运行部部长王庆

